

高职教育信息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41 期)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编辑

二〇二三年十月

目 录

热点关注

-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3
- 职教改革：标准、课程、教材需拧成一股绳 6
- 全国技能大赛：不仅是竞技场还是“风向标” 11

专家视角

- 陈子季：办好职业教育，必问市场、必问产业、必问应用 16
- 建好企业实践基地 打造更多工匠之师 23
- 实训课程遇上游戏 26

他山之石

- 职业教育助力非遗传承的法国经验 30
- “一带一路”十年：职业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42

热点关注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培养规模巨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让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新时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了新的历史跨越，实现了由原来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向相对独立的教育类型转变，进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新阶段。目前，全国职业学校共开设 1300 余个专业和 12 万余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调查数据表明，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 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奋进新征程，要牢牢把握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和历史机遇，着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不断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从需求总量上看，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更大；从需求结构上看，对支撑制造强国的紧缺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这要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扩大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相关人才培养规模，切实做到“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

为创新体系赋能。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要充满活力，既要顶尖的科学家，也要有一流的工程师和技能型人才，既要有引领性、革命性、突破性的理论成果，也要有可转化、能落地、会推广的工程实践。这就需要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衔接、高效协同。现实中，一些职业院校教学和科研“两张皮”情况有待破解，还需培养更多善于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各类产品的“大国工匠”。职业教育应加快融入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市场推广、改进产品工艺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拓宽职业教育成才道路。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结构转型，让职业教育纵向贯通、横向融通，才能推动职业教育在高质量发展中由大变强。同时，人才培养有其自身规律，职业教育必须遵循技能提升的客观规律，重点推动技术技能传承创新，为学生开辟广阔发展空间。

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体现为“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反复教育，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教育，还有企业培训、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现代职业教育，关注的是人才持续发展的“成长路线图”，旨在促进技能人才不断学习，在技能提升中更好实现人生价值。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在强化职前教育的同时，承担起职后教育的责任，促进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发展，推动各类人才从“一技在手”转变为“学技终身”。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培养规模巨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让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就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鲍文涵）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7月04日 05版））

职教改革：标准、课程、教材需拧成一股绳

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课程、教材是各职业院校开展教学的基本载体依据，三者的质量关系到课堂教学水平，三者的一体化水平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要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就需要对教学标准、课程、教材进行一体化开发设计研究。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已有一周年。在如火如荼的职业教育改革进程当中，教学与课程改革受到关注，成为相关各方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高质量课程，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工巧匠，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成军指出，在当前职业院校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中，还普遍存在课程内容难以紧跟技术发展、教学实施脱离实际、教师能力难以适应课程改革要求等问题。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教师陈华政表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院校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来对课程、教材进行开发改革，但课程、教材乃至不同层级职业院校教学内容的衔接仍然做得不够。

换言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还远远没有达到“完成时”，无论是从课程内容还是从课程体系来看，一次“多元一体”的变革仍然迫在眉睫。

紧跟技术变革迭代课程内容

成军把新技术比喻成课程的“牛鼻子”。在他看来，技术的更新和课程的更新有共通之处，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让课程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

“技术领域有个理念叫‘迭代’，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用在课程改革当中，让职业教育课程迭代紧跟产业技术迭代，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成军说。

成军所在的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把新技术、新工艺、新职业、新岗位的要求加入到课程开发当中。

在课程改革中，教师既是课程改革的适应者和实施者，也是其创造者，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例如，教师们会选取典型的企业真实项目，由简到繁、由部分到完整地把企业项目改造为教学项目。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还建设了一系列课程群，在课程改革中提升教师综合能力，使其形成分工协作的结构化教学团队。此类课程群包括专业群平台课程群、“1+X”配套课程群、赛教融合课程群等。

在课堂这个‘主战场’上，我们探索出基于信息技术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基于真实环境和真实任务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目标是打造一个‘活课堂’。”成军补充说。

加强课程的横向与纵向关联

陈华政认为，现有的改革举措对于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课程、教材均有显著的单项提升，但教学标准、课程、教材

三者之间缺少横向联系，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课程缺少纵向衔接。

“目前，国家层面的教学标准、课程、教材基本处于三条没有关联关系的平行线上，一体化关联显著不足。”陈华政说。

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相关课程没有提出刚性要求，因此部分学校、专业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存在对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部分学校会因师资、场地、软硬件设备等因素删减专业课程，特别是为选用自编的非规划教材而调整核心专业课程。此外，由于高职课程标准在专业课程中的缺位，院校在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教材选用上也存在较为随意的情况。

陈华政指出，部分教材的评选使用不够合理，教材使用方面同样缺乏指导。

除了横向关联不足之外，课程间也缺少纵向衔接。

近些年来，多地广泛开展中高职分段衔接培养，并启动高职本科试点，覆盖的专业数和学生规模逐年增长，但中高职贯通培养工作中专业、课程与教材的顶层设计不完备，其中，保障课程教学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的课程标准，保障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的衔接课程与教材建设基本缺位。

陈华政表示，纵向衔接不足导致的问题包括中高职衔接工作整体质量降低，各学段课程目标区分度不明显，实际教学内容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等。

“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课程、教材是各职业院校开展教学的基本载体依据，三者的质量关系到课堂教学水平，三者的一体化水平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要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就需要对教学标准、课程、教材进行一体化开发设计研究。”陈华政说。

强化教学标准的指导性、执行力

在教学标准、课程、教材三者当中，教学标准具有引领意义。陈华政认为，当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上述三者的一体化，其中教学标准是最重要的。

“我的建议是完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强化标准的指导性和执行力，在中高职衔接培养的专业中设置专业大类或专业类，从源头上保证衔接培养的专业特性。比如，可以将课程划分为‘必须开设’和‘选择开设’两种类型，作为对开设相关专业的院校的要求。这些课程层面的硬性要求可以保证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贯通性和权威性。”陈华政说。

陈华政还提议以岗位技能标准作为课程设置依据，再以课程内容为基础来开发教材，把“岗位技能标准—课程—教材”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开发和评估，在成果评价时，也将其视为一个一体化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评价。他还建议，建立校校、校企联合研究基地，对岗位技能标准、课程、教材开发与应用进行评估和研究。

校校、校企联合研究基地建立后，各方可以整合各自的优质资源，对接岗位技能标准开发相应的课程和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数字化、融媒体教材，从而满足项目学习、案例学习、模块化学习等不同学习方式的需要。

“还应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样联合研究基地才可以持续良好地运作。”陈华政提醒。

延伸阅读

职教课改应与时代同频共振

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各国都在积极推进课程改革，以此实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行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中，均明确了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专业课程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并涵盖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

课程是学校教育系统中的“软件”。它与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反映着产业的需求，也体现着对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的要求。

因此，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上，应将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回应时代挑战，利用时代机遇；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目标上，应将职业教育课程与人的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上，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学生、职业学校教师和普通高校教师等相关方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课程开发共同体。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 记者 孙明源）

全国技能大赛：不仅是竞技场还是“风向标”



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选手正在进行木工项目比赛。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近日在天津闭幕。与首届大赛相比，本届大赛增加了 20 个新职业和数字技术技能类赛项，包括人工智能训练、互联网营销、全媒体运营、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等。

在闭幕式上完成颁奖的 109 个比赛项目中，近四成属于先进制造业项目，近三成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全国技能大赛的参赛选手，既有企业生产一线的工人，也有来自技工院校、职业院校的师生。技能大赛不仅是职业教育从业者施展拳脚的平台，更折射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新赛项为专业建设指引方向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新设有增材制造设备操作项目，增材制造就是人们常说的 3D 打印。3D 打印技术在模具制造、

工业设计等领域应用很广，近年来还加入到一些产品的直接生产当中。

来自湖北代表团的王龙是该项赛事的金牌获得者，王龙毕业于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在高新技术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

增材制造设备操作项目分为三维数据采集与建模、零件缺陷修复、产品设计、产品 3D 打印与后处理、零件三维数字化检测等 5 个模块。

王龙表示，此次比赛任务量大、难度高、考核面广，不仅考验理论知识，还考验对多种增材制造设备的操作能力以及应对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的能力。在备赛过程中，他每天早上 8 点就前往实训室进行训练，直到晚上 10 点才离开。

3D 打印这项颇受关注的前沿技术，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课堂之中，成为职业院校的新专业。目前，王龙已经回到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出任教师。凭借在业界和大赛中积累的经验，他可以把这项技术更好地传授给学生。

比机器庞大许多倍的建筑无法实现实体模型的 3D 打印，但是可以在计算机软件当中完成建模。现代建筑正朝着数字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数字建造成为相关从业者必须掌握的新兴技能。

本届大赛中，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王浩获得了数字建造项目铜牌。据了解，以大赛备战为契机，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为目标，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以数字建造产业学院为平台，

开设数字建造、无人机测绘、工业机器人应用等专业，构建了与建筑全产业链对接的“数字建筑与智能建筑”专业群。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承担了数字建造（世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国赛）两个新赛项的参赛选手集训工作和技术服务保障工作。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副院长刘婕介绍，数字建造项目主要考核选手们通过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创建建筑的三维数字模型的能力，以及管理项目各项性能参数的技能水平。简单地讲，就是考察选手们全面集成建造技能和精细管控数字建筑的能力。这些能力要求为未来专业建设指明了方向。

大赛为职业院校发展提供动能

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成立于2012年，是一所年轻的职业院校。贵州交通技师学院院长陈文均表示，学校成立时间晚，基础弱，但是发展速度快，这与学校在技能人才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而技能大赛为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技能大赛为学校提供了现成的人才资源库。学校依托贵州人才博览会，优化入职程序，大力引进参加世赛、国赛的优秀选手。比赛让人才崭露头角，也方便了院校的人才引进。

学校不仅能通过大赛引进人才，还能通过大赛培养人才。学校全力支持青年教师参加技能大赛，依托技能大赛平台，提升技能水平，帮助教师快速成长为技能精英、技术能手、教学骨干、教学名师。

“一大批青年教师通过技能大赛，完成了系统的学习培训，理论知识得到丰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许多老师还通过大赛破格申报职称，率先实现十年完成初级到正高级的跨越式发展。”陈文均告诉记者。

此外，技能大赛还为学校“打了广告”。在大赛上屡创佳绩之后，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名声响亮了起来，招生宣传压力大大降低。目前，学校年招生计划已达到2300人，在校生数量已突破7500人。

“在技能大赛的引领下，我院在短短十年时间实现办学声誉整体提升，获得了大量荣誉称号，成为贵州技工院校的标杆。可以说，我们走出了一条‘抓大赛、聚人才、促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之路。”陈文均说。

把世赛标准融入日常教学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在全国技能大赛和世界技能大赛当中“久经战阵”，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该校参赛者累计获得了2金1银1优胜的成绩，在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他们取得了3金3银2铜2优胜的成绩。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徐永良认为，技能大赛带给职业教育的宝贵财富之一就是人才培养标准的建立与提升。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该校把世赛的标准融入日常教学，从课程标准到教学要求全面对标，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培养了18位全国技术能手，11人入选“浙江工匠”培养项目。

“我们通过世赛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探索和改进相应的工艺技术、新操作工具，先后取得创新成果 20 多项。我们创新的瓷砖框架贴法，在世赛上已被 70%以上的国家采用。” 徐永良举例说。

徐永良强调，大赛转化出的成果并不只让单个学校受益。“我们在做好世赛技术研究的同时，还持续做好世赛技术推广和师资培训工作，将大赛转化成果与兄弟院校共享。同时，我们还承办世赛项目的全国选拔赛、行业类大赛、省选拔赛等各项赛事，让顶级赛事转化出的成果和标准实现开放共享。” 徐永良说。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先后为全国 27 个省市培训教练和选手 118 人次，选派 20 多位教师为全国 10 个省市的技能大赛担任裁判长和裁判工作。学校还牵头组建了浙江省建设技工教育集团，打造了师资队伍、培养方案、教改成果等 8 大共享平台。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 记者 孙明源 陈曦）

专家视角

陈子季：办好职业教育，必问市场、必问产业、必问应用

“产教融合”在职教领域提出已逾20年。经过多年发展，各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在丰富，相关法律制度在完善，政策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在多方推动之下，产教融合逐渐从合而不融、融而不深、“一头热一头冷”等尴尬处境走向合作融通、多方共赢局面。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教融合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行业、企业、学校协同育人模式的推进，也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带来新气象。

但是，未来产教融合还存在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攻坚合力。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专访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

民生周刊：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为什么一直强调产教融合？

陈子季：产教融合是指产业和教育合作融通，学校和企业联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等方面协同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实现教育与产业同频共振、学校和企业共赢发展。

办好职业教育必问市场、必问产业、必问应用，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基本的办学模式、突出的类型特征、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生周刊：产教融合的理念提出至今，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子季：2011年，教育部首次在职教领域提出“产教融合”的理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经过20余年的发展，产教融合已经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育人理念，发展成为产业与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理念，成为推动产业领域与教育领域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力量。

民生周刊：近年来，产教融合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子季：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深化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时隔26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诸多举措，筑牢产教融合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发文公布确定了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63家产教融合型企业，教育部职成司公布了两批次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初步带动构建起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发展格局。

地方层面，各地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和地方发展实际，细化产教融合政策，优化产教融合发展生态，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人才需求侧全链条对接。

例如，山东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金融+财政+土地+信用”产教融合 10 条激励措施的通知》，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各地以产业园区为基础，向教育部申报了 97 个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引、学校主体作用，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

学校层面，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二级学院、产业学院，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全国已组建 1500 多个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涵盖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 4.5 万余家成员单位。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 1000 多个专业点，惠及 10 万余学生（学徒），逐步形成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合作新局面。

民生周刊：我国在推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创新？

陈子季：在推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在思想理念、机制设计、资源调配、内涵实践等方面探索创新，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一是突出政府作用，强化机制保障。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加强宏观指导和政策引导，用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推动形成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政行企校协同破解制约产教深度融合的机制性障碍，构建产教融合的新样态。

二是突出产教互动，强化双向发力。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的理念，聚焦产业发展，汇聚产教资源，发挥企业、学校双主体作用，提高行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匹配度，提升职业院校培养产业所需人才的关键能力，切实促进产教深层次融合、校企高水平合作。

三是突出职普融通，强化协调发展。创造性建立联合体、共同体平台，将产教融合与职普融通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不同教育层次和类型之间的壁垒，构建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发挥普通高校学科、师资、科研、平台等方面优势，搭建技术协同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职普融通真正破题。

四是突出内涵建设，强化人才培养。拓展产教融合的内涵，支持职业院校围绕行业、企业实际需求，纵深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强化专业、课程、师资队伍等建设，构建校企共育人才的新范式，探索科教融汇的新路径，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高水平的产教融合助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民生周刊：现阶段，产教融合还存在哪些瓶颈？

陈子季：一是政府作用发挥不够。近年来，产教融合发展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即从过去比较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逐渐转变为更加强调政府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需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将产教融合作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大力度抓推动、抓落实、抓问效，通过落地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

投入，进一步拓展产教融合路径，促进校企开展实质合作、取得实质效果。

二是组织形态不完善。经过多年探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深不实、冷热不均的问题依然突出，部分校企合作模式尚处于自发式、松散型的低水平合作状态，职业教育资源与产业布局匹配的精准度、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需求的契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亟须搭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和教育助力企业发展的实质性、紧密型平台，提高校企合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统筹协调、融合发展。

三是利益机制不健全。只有厘清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妥善解决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才能提高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多方参与、合作共赢。

目前，产教融合的利益机制尚不健全，可操作性政策供给不足，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障碍，部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亟待进一步落实政策支持，充分保障企业参与不难、参与有利，切实提高产教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民生周刊：下一步，产教融合有哪些重点着力方向？

陈子季：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绩效导向，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攻坚合力，推动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真正围绕产业需要来办学，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一是深化“一体两翼”整体布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结合地区产业发展需求，扎实推进部省协同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加强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指导和动态管理，整合优质资源要素，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学校办学。

由链长企业牵头，整合上下游资源，联合学校、科研机构，共同建设一批跨区域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丰富校企合作的载体和内容。日前，首个国家重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已经正式成立，“一体两翼”战略布局已全面铺开。

二是提高产教融合育人实效。将职业教育与行业进步、产业转型、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探索新型办学方案，切实提高职业教育关键办学能力，抓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基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加快开发一流教材和核心课程，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学。

合力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打通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渠道。多方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增长才智、提升技能。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技术的叠加、倍增和放大作用。

三是更加注重发挥多方作用。更加注重政府统筹，加大协调、支持和指导力度，积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落实落细相关金融、土地、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更加注重产业支撑，瞄准产业的趋势、规模和前景，优化产教融

合的主要内容、协作模式，突出内涵特色、完善培养标准。更加注重企业参与，引导企业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等各个环节。

更加注重学校履责，指导职业学校通过搭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承接企业员工培训等，帮助企业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不断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平。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 全媒体记者：罗燕）

建好企业实践基地 打造更多工匠之师

教育部等三部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国家基地”），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职业教育法的重要举措。国家基地的遴选充分考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兼顾企业成熟程度和行业代表性，以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自身需要，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有行业代表性。国家基地多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民营龙头领军企业为主，产业链长、岗位群多、分公司遍布广，具有行业代表性和技术先进性。基地覆盖的行业领域，多为关涉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行业产业和关键领域。

二是有职业教育基础。基地企业社会责任感强，对投身教育有热情、有激情。这些企业大多深耕职业教育多年，深谙教育教学规律和学校办学之道。不少企业都是通过合作学校推荐或协助申报，成为国家基地。这既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阶段性成果，也为下一阶段深化合作与加深融合开启新征程、掀开新篇章。

三是覆盖专业目录。教育部两次共发布了 202 个企业实践基地，基本上覆盖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所有的专业大类，能为各专业的中职教师、高职专科教师和高职本科教师提供实践锻炼平台，是专业教师成长的“加油站”“充电桩”。

国家基地的遴选具有示范性、引领性和带动性，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体系，逐渐形成了具有

我国特色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其一，有利于教师专业发展。国家基地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流于形式、走过场等难题，推动教师企业实践锻炼走向规范化、标准化。教师通过学习掌握了企业生产服务一线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和新标准，将其带回到教学改革中，使“三教”改革生生不息，进而建立产学研用深度合作机制。

其二，有利于深化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的遵循，是类型教育特征的典型表现。解决产教融合问题，既需要系统的思考和统筹安排，也需要细节的撬动和试点探索。通过实践基地，教师从单纯安排学生实习的初级阶段，逐渐向为企业提供职工培训、技术服务以及联合科学研究等深层次进发，利于推动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

其三，有利于营造良好氛围。国家基地的公布，是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友好环境的实际举措，有利于提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士气。大型龙头企业示范效应强，会带动中小企业支持、参与职业教育，改变对职业教育认识的偏狭，消除误解，带动全社会重新认识、理解和支持职业教育。

国家基地遴选公布只是工作的开始，切实发挥基地作用，相关部门要增加有效政策供给，照顾到基地权责利的平衡。既要“压担子”，也要“架梯子”，还要“打板子”。

基地应积极承担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主动加强与国家基地的联系，合理设置教师企业实践任务，严格落实教师每年实践累计不少于1个月的政策要求。基地要积极协调各部门、各分公司力量，为教师实践提供空间场地、设备设施、人员安排以及技术方案等系统支持，打造教师素质提升、“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样板间”和“新高地”。

政府要因势利导、因企施策。根据基地所处行业特色、区域特点以及发展特质，给予不同的激励方式。通过金融、土地、财政、信用等政策组合拳，灵活给基地匹配不同的资源，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开展考核评价，动态调整。组织第三方机构研究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对基地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基地名单实施动态调整，切实激发基地动能。各基地要主动将教师企业实践锻炼工作列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完善教师企业实践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和技能支持。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聂伟，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实训课程遇上游戏

学生沉迷电子游戏、上课不积极甚至逃课去打游戏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地、各层次的职业学院。究其原因，我曾经认为是职业院校学生学习能力普遍不足，注意力、记忆力、逻辑思考能力都有所欠缺。但我在观察学生玩游戏时发现，许多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思考能力并不逊色，甚至在解决问题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创造力。

由此我想到，这个问题不应该只归咎于学生自身能力不足，我们的课堂比之游戏实在是太枯燥乏味了，这可能才是问题的症结。我们应该意识到，游戏机制中蕴含了某种可以借鉴的教育智慧，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学习能力。在这场课堂与游戏的较量中，我们不应再将二者视为势不两立的对立，而是应探寻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借鉴游戏的优势化为课堂所用。

游戏的魅力在于它引人入胜的机制，其原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

从动机理论来看，游戏激发了玩家内心深处的动机，使其愿意投入其中。这种动机既包括对成就的渴望、对未知的探索，也包括对外部奖励和荣誉的追求。正是这些因素推动着玩家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从信息加工理论的角度观察，我发现玩家需要在游戏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迅速作出判断。在这一过程中，认知、记忆和决策等能力得到了锻炼。游戏反馈的信息可以帮助玩家调整策略，进一步提高游戏操作水平，获得激励与满足。

从社会认知理论看，游戏中的合作与竞争，让玩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学习和模仿。观察他人的行为、模仿成功经验、与他人进行比较，都有助于玩家更快地掌握技能。

从情境学习理论分析，游戏通过情境模拟和任务设计，让玩家沉浸在特定的环境中，亲身体验各种情境，在实际环境中强化对相关知识的认知。

从自我调节学习理论考察，游戏中需要自我管理、设定目标、规划行动。在这个过程中，玩家学会了自我调节、监控进度、反思策略，有助于他们提高游戏水平。

而从知识构建理论方面来看，游戏鼓励玩家主动探索、互动交流，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从而提升技能。

总的来说，游戏的吸引力在于能够满足玩家多方面的需求，让玩家在愉悦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提高技能。

在深入剖析了游戏是如何通过实践提高玩家技能的内在机制之后，我们不禁要思考如何将这些有益的游戏机制运用到教育领域。

从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的层面出发，我们可以寻找将游戏机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切入点，为教学实践开拓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我们发现实操内容丰富的实训课程无疑是最理想的结合点。

通过将游戏机制融入实训课程，我们可以借助游戏的吸引力和激励机制，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从而促进他们在实践

中不断提高技能。这种结合将有助于实现教育的目标，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和技能。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设置任务挑战，明确任务目标。借鉴游戏任务系统的精髓，为实训课程设定清晰的目标与任务，引导学生在任务中逐步掌握技能。任务可以设计为逐级解锁模式，以便学生在完成初级任务后迎接更高层次的挑战，激发他们的成长欲望。

其二，引入竞争激励，促进团队协作。将游戏中的竞争与合作元素融入实训课程，让学生在团队合作或个人竞技的情境中不断提升技能。例如，组织团队比赛，促使学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或者设立排行榜，激发学生通过努力追求更高的名次。

其三，及时给予反馈与奖励。参照游戏奖励机制，为实训课程设立奖励与反馈系统。学生在完成任务或达成某项成就时，可获得相应奖励，如积分、徽章等，从而获得成就感，鼓舞他们继续前进。

其四，创设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借鉴游戏中的沉浸式体验，为实训课程创设模拟情境，让学生在逼真的实际工作环境中习得技能。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同时增强其将所学应用于实际工作的能力。

其五，要促进社交，鼓励互动。融入游戏的社交元素，鼓励学生在实训课程中与其他同学互动。例如，设立讨论区

或社交平台，让学生分享经验、互相学习。这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同时提升课程的趣味性。

我们应积极借鉴游戏中的教育智慧，将其运用到职业教育实训教学中。同时，要关注游戏化教学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以确保教学质量和学生利益得到保障。未来，我们期待游戏化教学在职业教育实训领域有更多的实践成果，希望它能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信息来源：《中国教师报》 作者：王飞飞，单位系山东省东营职业学院）

他山之石

职业教育助力非遗传承的法国经验



图片为作者提供



法国塞夫尔国家陶瓷制造局兼法国国家陶瓷博物馆内景 图片为作者提供



法国国家陶瓷博物馆展示的非遗陶瓷手工艺作品 图片为作者提供



法国塞夫尔国家陶瓷制造局兼法国国家陶瓷博物馆外景 图片为作者提供

【世界教育之窗】

7月25日至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庆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年大会在韩国首尔举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教育质量，释放活态遗产的力量，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和平是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全球非遗保护的优先事项再次得到强调。法国作为非遗大国，在促进非遗与教育深度融合，确保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前景，

保障非遗传承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这些实践与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1. 传统手艺，代代相传

在法国，不少非遗项目本身就是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通过职业培训，民众有成为非遗从业者的可能，传统手工艺亦通过职业培训的方式得以代代相传。法国非遗职业技能培训有如下特点：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选择多元、专业细分、按需施教等。

法国青年初中毕业后可选择进入公立或私立的职业高中参加非遗职业的系统技能培训。这些培训可对接法国的资质证书和职业文凭两套从业资质认证系统。对于同一非遗职业，根据不同的具体技能类型，在职业培训的层面上还进行了专业细分。以在中法都被列为非遗项目的传统陶瓷制造为例，法国目前就有包括陶瓷艺术能力证书、建筑陶瓷艺术装饰能力证书、工业陶瓷生产能力证书、陶器制作能力证书、手拉坯能力证书、陶瓷技术职业证书、手工艺职业证书、陶瓷艺术职业证书、陶瓷装饰艺术专业证书、职业高中陶瓷专业文凭、艺术陶瓷职业本科文凭等 10 余项不同的细分资质证书与文凭，甚至在本科以上还有相应的学术及专业硕士、博士学科。

此外，法国教育部还允许职业学校自主开设符合地域产业特点与实际师资情况的全日制或职业继续教育项目，并颁布相关技术职业证书和职业能力证书。因此，在上述提到的证书与文凭之外，公立或私立职业学校可以推陈出新，自主

设置颁发职业资质。一旦备案通过，相关的非遗职业技能证书与文凭会被收录进国家职业资质认证目录，具有官方效力。

2. 自主创业，重入职场

在职高体系之外，为满足成年人群体重入职场、进修深造、自主创业等不同需要，法国还允许国家认定的公立或私立职业培训中心与非遗手工艺工坊所辖职业培训部门，开设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接受培训者可与相关非遗传承企业签订学徒合同或职业深造合同。培训期满测评合格后，培训生可被授予各类国家级职业资质证书，并参加直聘，被录用后，培训期也可被计算在工龄内。

36岁的法国工匠莫罗介绍，他在职业技能工坊内参加了为期3年的职业培训。按照培训计划，第一年60%的课程是工艺美术史、数学、化学、材料等基础理论课；第二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地职业培训，需进驻车间完成生产项目；第三年所有学徒统一参加由法国劳工部组织的结业考试，包括书面理论测试、口头表达能力测试、实际操作技能测试和绘画制图水平测试等，以获得工匠职业资质。其后还要再接受选拔性考试，只有通过了作品筛选和面试的学徒，才能真正成为非遗职业技能工坊的雇员。

考虑到手工业的独特学习与工作形式，法国还设立了对非“科班”出身人员的资格认证体系。一些独立从事非遗技艺创作的工匠是通过家庭传承、工匠作坊访学、互联网课程等其他方式自主完成的学习。针对此类未参加过机构培训的群体，法国推行了“职业经验认证制度”。独立的非遗匠人

可向行业协会或认证机构提交资质申请，证明他们有至少三年的职业经验，同时提交作品设计等相关技能的佐证材料，并接受一个由专业同行和培训机构专家组成的考评委员会组织的答辩。只要考评委员会讨论达成一致，认定此工匠具备充分的职业动机和专业能力，就会向颁证机构出具专业意见，授予该申请人相关的资质证书。这一举措将非遗从业者在实际工作中所获得的技能和经验转化为官方认可的从业资质，这是对其既往经验的尊重和认可。在资质证书的重要性不可小觑的今天，“职业经验认证制度”可帮助独立的非遗从业者进入学历体系，提高其在行业中的声望，让其拥有向更高阶职业资质进行深造的可能性。

法国非遗的职场准入与以获得国家职业资质证书或职业文凭为导向的人才遴选体制息息相关。为了照顾不同群体的培训愿景与求职需要，非遗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与项目也愈发多元和专业。但是，职业培训过于细分的弊端与局限也不可小视。非遗陶瓷工匠罗贝尔提醒说：“（过于细分）会使学生在陶瓷制作的某一方面异常专业，却无法做到独立生产一件完整瓷器。”另一位受访工匠富尼耶也认为，工坊组织学徒培训时，不应过早界定工种，而应让年轻人将整个非遗陶瓷手工技艺都掌握后再细分专业，这样才能真正增加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3. 专业素质，全面培养

法国非遗匠人普遍认为，受惠于成熟的非遗职业教育体系，他们收获的不仅是非遗相关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

在培训过程中，个人能力得到扎实锤炼，其益处能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沟通能力——先后在职业学校和工坊接受职业培训的工匠雅各布表示，职业学校鼓励学生通过项目进行学习。从项目设计到实践，学生需要不停提出问题、表达见解，并在与教师和同学的互动中，持续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这对于未来想要从事独立创作的非遗从业者而言尤为重要。与周围的同行交流以提高技术水平，与客户和市场保持有效沟通以打开产品销路，这些需要较强的沟通能力。即使是当雇员型的非遗匠人，也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减少误解和疏漏，提高生产效率。不过罗贝尔说，未来的非遗匠人需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交流合作，但法国目前无论是职业学校还是工坊组织的培训，都忽视了外语教学。

观察、分析、理解与实践能力——职校教师贝尔纳介绍说，在非遗职业技能培训中推广项目化教学，学员不仅需要通过观察吸收教师的指导和演示，还需要通过阅读、参观展览、网络检索等方式理解并实践不同时代与创作流派的风格和技法。陶瓷工匠富尼耶表示，在培训中心的技能学习多依赖于对师傅的观察模仿，而非口头传授，因此在学徒期，学习者的观察能力会得到长足提高。学者科尔尼认为，非遗传承大多依赖身教，学徒需要能够通过观察、分析、理解身势语言来捕捉与内化“非书本化”知识，并将其用于工作实践当中。这意味着，学习者要能复刻示范者的技术，并理解后者在不同工作场景中的应用和逻辑，将其转化创新。对于以

提供服务为志业的非遗匠人而言，这种观察分析的能力还应包括对外部世界的“专业凝视”，即观察自己所从事的非遗项目在当地的行业现状并提出方案，利用手艺在当地谋生、立足、安家。非遗陶瓷工匠里夏尔透露，在他组织的职业培训项目中，他要求学徒撰写技术报告，详细记录每次出窑时窑变的具体情况并进行技术分析，以进一步总结规律、孕育创新。

合作能力——通过互联网课程、走访匠人作坊等自我培训方式走上非遗手工艺职业道路的富尔表示，合作能力是重要的职场技能。不管是在几个人合作成立的小微非遗手工作坊，还是对生产力要求更高的手工艺工坊，对初来乍到的职场新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和老师傅及资深工匠友好相处、与同事分工协作，能够助力新人快速掌握相关职业技能，融入职场。当前，法国的非遗传承者与被传承者之间已鲜有传统的“师徒父子”般尊卑鲜明的上下级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同事关系。学徒们现在很少使用传统的“师傅”称呼培训自己的工匠，而是代之以教员、教师的称谓。收徒的受访工匠也都表示，师徒彼此是独立的个体，从创作角度也不强求大家必须保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双方的平等与彼此的尊重实属一种“精神减负”，对师徒相互学习、通力合作大有帮助。

知识共享与传承能力——非遗之难与贵，在于濒临消失。受访的非遗手工艺从业者均表示大师工匠有责任将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传承给下一代，并确保在自己门下受训的个体未

来亦能够进一步传授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但正如自主创业的陶瓷艺术家弗雷德里克所说，知识共享与传承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一个好的手艺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传承者。在今天法国的非遗传承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做但不会说、会说但不会教”，无法有效教导他人。为此，有必要在传承过程中不仅教会学习者工艺技法，还要教会他们有关非遗手工艺知识普及传承的教学法，使其能够将经验性的非遗技艺以笛卡尔笔下“理性、清晰、具有章法”的教育方式在民众与未来有志于从业的人群中代代相传。培训中心或工坊中接受了职业培训的工匠大多一开始就被训练进行口头和笔头的知识共享，表现突出者会较早成为非遗技能的传承人。譬如工匠莫罗，其父亲也在同一工坊做陶瓷工匠，在他被聘为陶工几年后，由于言传身教能力强，20多岁的莫罗就直升教员。他表示，能够留任的工匠本身就是经过遴选的佼佼者，国家级非遗陶瓷工匠的身份意味着协调团队、成为导师、传授特定手工艺的重要责任，也有保存、丰富和提高文化遗产的义务。

创新能力——当前，以就业和生产为目标的职业培训中心和手工艺工场中的职业教育活动侧重于标准化的传承。工匠吉雷尔回忆说，在手工艺工场参与培训时，教员通过示范和口头指导要求学徒不断重复模仿自己的动作，每一个手势细节都要与师傅一模一样，通过复制经典设计或艺术家作品，以使他们的技艺吻合该非遗项目的传统标准，这也是判定一个学徒是否能成长为合格工匠的标准。随着近年欧洲理事会及法国等欧盟成员国将发展智能和创意经济列为重点规划

战略，而非遗保护与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发展直接相关，受访工匠亦普遍认识到创新并与时俱进是“活儿”能够长久存续的奥义所在。职业学校也因此技艺传承的同时，更侧重于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保护个人的创造力。贝尔纳透露，如今的教师们都会全力支持和鼓励年轻学生大胆创作并利用新媒体和商业及艺术渠道与世界共享。此外，非遗职业教育学科建设在法国近年同样呈现出创新趋势，多所法国大学新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台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学研究”“遗产科学与社会人类学”等交叉学科，将非遗与创意产业、新型行业、学术研究相结合，由此拓宽非遗从业者的职业道路，使非遗项目焕发新的时代生机。

此外，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培训传承同样需保障学习者的可持续就业能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可持续的就业能力指的是“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能够谋得并保住工作、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和适应变化的能力”。正如法国知名教育学教授菲利普·卡雷尔所说，“职业教育应该帮助学员获取可在不同职业间转移的知识技能和良好的个人心态”。秉持这一指导思想，非遗职业教育将重点放在能力建设，一方面，可使学习者具有更多选择和容错空间，帮助人们解除学习濒危工艺的后顾之忧、吸引扩大学习群体；另一方面，对提升本国在就业市场、创新和生产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亦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4. 工匠精神，多种模式

非遗领域是“有形”行业与“无形”文化的融合，千百年来形成的手上功夫是工匠精神最好的载体。非遗职业教育的内核就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与职业身份的塑造。所有的受访匠人均表示，职业教育确实对其职业身份的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今天的法国，非遗“工匠”身份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被分割成了两大阵营：被雇佣的劳动者多自认为是“技术专业人员”，而独立的手工作坊从业者则多自认为是“艺术创作者”。

莫罗秉持老派观点。他认为，在法国声称自己是艺术家、创作者很容易，而撑起“匠人”的身份则需要强烈的责任感。艺术家只需要创意与自由，而匠人则意味着人本身就是非遗项目的化身，作品质量要经得起市场与社会的评判，同时，匠人应身兼传承该非遗技艺的使命。格莱西亚、托马等受访工匠则表示，所谓工匠精神，应该是艺术创作者身份与专业技术人员身份的结合，同时具备卓越的非遗工艺知识与技能、愿意分享并有探索精神、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细心负责、纪律性强、值得信赖等特质。

卡兰、珀蒂等工匠指出，最能够代表工匠精神的法国传统非遗职业教育模式起源于18世纪的“环法行会学徒制”。在这种培训制度下，学徒离开家庭，通过走访不同地区，跟随不同城市行业协会内的不同师傅学习6年左右时间，学成某项传统手艺。入行须有拜师仪式；学徒期间，行会负责提供食宿，学徒与师傅同行共食合住；出徒时经过考评，学徒获得相应职业资质证书，并完成出徒仪式。6年间，不同师

师傅从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两方面指导年轻学徒，向学徒传授本行业的技能、知识、身份认知及文化特色，让学徒加深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学徒在驻地行会，也会运用自身手艺，与师傅一起解决当地居民实际需求，在对师傅和同行的观察中，在实际工作中，建构自己对工匠身份的认知，并对工匠所肩负的职业责任有更加切身的体会。遗憾的是，较之于法国现代职业教育普遍的2至3年培训时间及分类精细的培训项目，“环法行会学徒制”由于培训周期较长，且涵盖的非遗项目十分有限，这种传承模式在法国当代的非遗职业教育中并未形成规模。2010年，这一制度本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侧面说明了这一传统传承模式的消亡。目前“环法行会学徒制”行会尚在，仍有少量企业负责人愿意作为“师傅”提供“环法行会学徒制”的培训。他们认为，“职业教育的普及化”使人们易于拥有证书或相关文凭，但一纸证书的获取并不等同于职业技能的掌握，因此希望坚持通过“环法行会学徒制”这一非遗项目，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非遗匠人。

当今时代，让子女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已不再是一种父传子式的特权，而演变成一种社会公共产品，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2022年12月21日，我国出台《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推进专业化、模块化发展，健全标准规范、创新运维机制；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法国在非遗手工业的职业教育实

践，打好了职业培训的可持续性、全民性和全纳性地基，围绕可持续就业能力建设这一中心，赋予了工匠精神更丰富的内涵，对我们完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特色非遗教育体系具有一定对照、借鉴意义，而其全面围绕就业的功利性及制度建设的“证书导向”缺陷也值得我们思考、警惕。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杜一雄，系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非遗陶瓷手工艺在法国的传承范式探究〔18BH150〕”成果）

“一带一路”十年：职业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隆重召开。十年来，沿线各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心相通项目，民意基础不断巩固；十年来，中国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建设，在发展中形成规模，在服务中锻造品牌，在实践中凝练模式。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需要从国家统筹、项目合作、数字赋能等方面规划未来发展路径，在世界坐标系及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进一步传播中华文化、深化中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十年的总结与回顾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是助力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路径，是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职业学校在开拓境外办学品牌、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本土化师资培训、助力“走出去”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输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等方面，实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

一是助力“走出去”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中国职业学校依托境外办学点，不断深化与“走出去”企业合作，按照企业需求定制培训计划，开发针对性技能培训包，选派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的专业教师开展员工培训，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一大批本土化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深受“走出去”企业好评。仅2022年，中国高等职

业院校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就达到268194.5人日。

二是彰显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效应。“鲁班工坊”“丝路学院”“郑和学院”“毕昇工坊”“中文工坊”“大禹学院”“芙蓉工坊”“桂港中心”等一批具有鲜明特征的职业教育国（境）外办学机构，不断加强在地性研究，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技能培训、人文交流、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持续向世界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品牌。首批“鲁班工坊运营项目”于2022年授牌，进一步扩大“鲁班工坊”品牌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十年的发展，天津市职业学校在20个国家建成21个鲁班工坊，开创了中国职教标准、中国职教装备、中国职教方案“走出去”的新模式。

三是探索区域性职业教育国际化联盟。中国职业学校聚合国内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组建了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亚欧院校职教联盟、“一带一路”职教联盟、中国—中东欧国家职业学校产教联盟、中国—东盟交通职业教育联盟、中泰职业教育联盟、中老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澜沧江—湄公河职业教育联盟、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浙江—西澳职业教育联盟等一批各具区域特征的国际化联盟，为我国职业学校拓展与世界职业教育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宽广的平台。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针对全球高校、企业、行业组织征集成员单位，首批入选成员来自中国、埃及、

爱尔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 32 个国家的 93 所高校及全球 28 个企业和 12 个行业组织。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前瞻与展望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起始于学习及引进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及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本土发展的实践路径，历经单向“引进来”到逐步“走出去”的过程。在当前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展望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进一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更进一步使中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首先，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在国际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

国家层面应根据国家战略的发展需求和全球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制定明确的战略和政策，在以下几方面加大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统筹力度：

一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通过制定职业教育国际化战略和政策，明确国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的目标和重点。鼓励学校和机构参与国际项目，设立国际合作基金，建立奖励机制，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信息共享、经费投入、资源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支持。

二是深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签署合作协议、开展学生和教师的交流项目、共同开展研究合作、共同制定标准和指南等方式，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学校和组织交流与合作，提升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三是融入国际认证和认可体系。鼓励和支持职业学校参与国际认证和认可体系，提高职业教育的国际声誉和认可度。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为参与国际认证和认可的组织机构提供支持和优惠政策。

其次，项目式开展合作，铸就职业教育国际化精品。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合作方式大体包括合作办学院、合作办大学以及合作办项目三种类型，以项目合作为主。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发挥项目式合作的优势，在以下几方面加以推进：

一是开展跨国项目合作。职业学校可与沿线国家学校或相关合作伙伴联合开展项目合作，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如跨国企业的技能培训项目，或者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的项目等，促进跨国教育资源的分享和交流。

二是开展跨国学生交流项目。通过创建职业教育交流项目，鼓励学生参加海外实习、交流和学习活动，提供学生参与国际实习或短期培训的机会，帮助学生获得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视野，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参与国际标准认证项目。通过国际机构的认证，使课程和教学方法达到国际标准，提供给学生更具竞争力的教育内容，增强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四是探索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与沿线国家的研究机构、学校或企业合作，联合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交流，推动职业教育的创新和改革。

再其次，数字化赋能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放大、叠加及倍增的作用，赋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培养具备数字化技能和国际视野的职业人才。

一是提供跨文化交流平台。利用数字工具和在线社交平台，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和教学资源，共享教学资源及教学经验；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课程、虚拟实践环境等方式，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伴进行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和教学活动，培养跨文化沟通和合作能力。

二是提升师生的职业素养。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教师通过国际交流和培训活动，拓宽自己的教育视野，提升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在线协作工具和虚拟项目实践，提升项目管理、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应对全球就业市场。学生通过在线招聘平台和国际职业交流活动等渠道，更加容易获取全球就业市场的信息和机会，同时得到相应的支持和指导，提高国际就业竞争能力。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宗诚，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智能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增值评价研究”[项目编号BJA220260]成果之一）
